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# 埃斯库罗斯 悲剧集(二)

陈  
中  
梅  
译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本文库为国家“九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# 埃斯库罗斯悲剧集

## (二)

陈中梅 译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# 奥瑞斯提亚

(含《阿伽门农》、《奠酒人》  
和《善好者》)

---

译者：[译者姓名]

译者：[译者姓名]

译者：[译者姓名]



**故事背景** 鲁底亚国王唐塔洛斯有子裴洛普斯(Pelops),后者在厄利斯(位于伯罗奔尼撒西北部)的比萨(Pisa)建立王国,成为该地的国王。裴洛普斯买通厄利斯国王欧诺毛斯的驭手慕耳提洛斯,使其做下手脚,从而使裴氏在车赛中战胜欧诺毛斯,婚娶了欧氏的女儿。但裴洛普斯拒付事先定下的报酬,并把慕耳提洛斯(一说欧诺毛斯)扔下大海,被害者临死前对裴洛普斯家族发下咒言。裴洛普斯有六个儿子,其中的两个名阿特柔斯(A-treus)和苏厄斯忒斯(Thuestes)。阿特柔斯登上慕凯奈(即迈锡尼)国王的宝座,在觉察出苏氏诱奸他的妻子埃罗佩后,将其流放。以后,阿特柔斯召回兄弟,用苏厄斯忒斯之子的人肉设宴款待,引发了苏氏的诅咒,让阿氏的家族遭难。阿特柔斯有子阿伽门农和墨奈劳斯,分领阿耳戈斯和斯巴达的王权。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勾引并拐走墨奈劳斯之妻海伦,阿伽门农于是统兵远征,在舰队困集奥利斯之际,听从了卡尔卡斯的下释,(对女神阿耳忒弥丝)祭杀了女儿伊菲格妮娅。在阿耳戈斯,阿伽门农之妻克鲁泰墨丝特拉与苏厄斯忒斯之子埃吉索斯勾搭成奸,将阿伽门农之子奥瑞斯忒斯送往外地,残杀了得胜并携带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(Kassandra)归来的联军统帅(即阿伽门农,此事荷马已有提及,参阅《奥德赛》3.256 以下,4.512 以下,11.439)。奥瑞斯忒斯长大成人,回国复仇,杀死母亲和奸夫埃吉索斯。奥瑞斯忒斯接受净洗,中止了这桩“传代”的血案。

**剧情梗概** 《阿伽门农》以哨探的“抱怨”和发现信报特洛伊已被攻陷的火光开场，由随即到来的使者证实了柴火传送的信息。阿伽门农之妻克鲁泰墨丝特拉兴高采烈，但歌队表述了对前景的不安。阿伽门农得胜还家，带着普里阿摩斯的女儿卡桑德拉；克鲁泰墨丝特拉笑脸相迎，将其接入官房。卡桑德拉预言了阿伽门农和她自己的死难，陈述了阿特柔斯家族以往的“孽债”。克鲁泰墨丝特拉讲述残杀的经过，回答歌队（由阿耳戈斯长老组成）的责难，替自己的行为辩护；面对埃吉索斯的威胁恫吓，老者们只能忍气吞声，盼望奥瑞斯忒斯的回归。

《奠酒人》描述了奥瑞斯忒斯的复仇。奥瑞斯忒斯（受阿波罗指令）带着普拉德斯回返阿耳戈斯，在父亲的坟头献祭了一绺头发。厄勒克特拉认出兄弟的发丝和脚印，二人双双呼唤父亲的亡魂祝佑奥瑞斯忒斯报仇成功。奥瑞斯忒斯主仆乔装打扮，混入官居，（奥氏）剑杀埃吉索斯，稍后经过一番犹豫，在普拉德斯的提醒下杀死母亲。奥瑞斯忒斯替自己的行为辩护，“眼见”复仇女神的紧逼，精神恍惚，匆匆逃离。

在《善好者》里，奥瑞斯忒斯逃至德尔菲，避难于阿波罗的神庙，后者要他前往雅典，祈求雅典娜的帮助。克鲁泰墨丝特拉唤醒庙里的复仇女神，后者一路追踪，来到雅典。复仇女神起诉奥瑞斯忒斯弑母之罪，奥氏则竭力辩驳；雅典娜及众位判官随即行使表决，“票数”惩戒持平。雅典娜宣布奥瑞斯忒斯无罪（即得以开释），并软硬兼施，抚慰愤怒的复仇女神，承诺使她们在雅典拥有永久的居地，享受市民的崇敬。善好者们（即复仇女神们）答应接受“招安”，从而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“宙斯与命运的联合”。

**其他** 《奥瑞斯提亚》（*Oresteia*）是现存仅有的一部完整的古希腊三连剧，由《阿伽门农》、《奠酒人》和《善好者》组成。与之配套的萨图罗斯剧可能是《普罗丢斯》（以墨奈劳斯在回归途中与海

洋长者普罗丢斯的遐遇为内容,参阅《奥德赛》4.351—570)。公元前458年,埃斯库罗斯以这套剧作的成功上演力拔头筹。《奥瑞斯提亚》包孕深刻和多彩的思想内容,斯温伯恩(Swinburne)誉之为“人类心智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”。三连剧围绕阿伽门农一家的“灾难”铺开,中心明确,立意深邃,衔接妥贴,一气呵成,尽管《善好者》的结尾部分似乎明显地流于“古为今用”,离题地赞美起雅典的辉煌(埃斯库罗斯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),致使喧宾夺主,暗晦了奥瑞斯忒斯的形象。

**上演时间** 公元前458年。

## 阿伽门农 (人物)

监哨

歌队 (由阿耳吉维长老组成)

克鲁泰墨丝特拉

信使

阿伽门农

卡桑德拉

埃吉索斯

阿耳戈斯<sup>①</sup>, 国王阿伽门农<sup>②</sup> 的宫殿前。一名监哨探视宫顶。

监哨

神明, 求你们释弭我的疲劳,  
长年累月的探望, 在阿特里德<sup>③</sup>  
的宫顶放哨,  
架起弯曲的臂膀, 像一条犬狗,  
默记夜间的星宿, 它们的征兆,  
5 排列的星座在气空中闪耀,

① 即阿耳吉维, 位于伯罗奔尼撒东北部。

② 在荷马史诗里, 阿伽门农是慕凯奈(即迈锡尼)国王。

③ Atreidai, “阿特柔斯的儿子们”。



告示凡人夏天的酷暑，冬天的雪飘，  
它们的升降、起落，犹如兴衰的王朝。

- 眼下，我仍在探瞧，盼见报示的火苗，  
送信的光芒，在特洛伊燃烧，传送
- 10 讯息：城市已被攻扫。此乃夫人的意志，  
混合男子的雄心，女人的执拗。  
这里是我的睡床，露水浸浇，  
我睁着眼睛，心绪烦躁，  
知晓恐惧站等近旁，
- 15 替代香眠，睡梦不会来到。  
心想开口，唱一支曲调，以为  
那是药物，可以清醒昏胀的头脑，  
引来的却是泪水，为这个家族的不幸  
哭嚎，不像从前那样，管理得井井有条。
- 20 期望我能解脱劳苦，就在今宵。  
愿报喜的烈火在黑暗中燃烧！

（一束突现的火光在远处闪耀）

- 哦，欢呼，雀跃！夜色中的火苗，像白天的  
日光闪耀，致送欢乐的信使，送给阿耳戈斯  
合唱，众人的舞蹈，庆贺这一喜报！
- 25 嗨，嗨，实在太妙！  
对阿伽门农的王后，我将大声喊叫，  
唤她起床，像似鱼跃，穿走宫居，  
催发欢乐的呼啸，欢迎火光，

- 倘若伊利昂<sup>①</sup> 城楼真被破捣，  
30 一如这蓬大火，不容置疑的信报。  
我，是的，也要荡开腿步，跳起舞蹈，  
因为主人的投掷，他的幸运，也是  
我的数儿：火光给我三个六点，真好！

- 愿此事成真，主人回抵殿堂，让我  
35 握住心爱的大手，他的，握着晃摇。  
至于别的，我只能保持沉默，只因一尊  
壮牛坐镇舌头——这栋宫房，若能开口，  
会把一切诉说，清晰地言告。我的话说给  
能懂的人们，谁个不懂，就当我已把一切忘掉。

(监哨离场；歌队入场)

歌队

- 40 这已是第十个年头，自从普里阿摩斯<sup>②</sup>  
强劲的对手，二位王者，  
墨奈劳斯<sup>③</sup> 和阿伽门农，  
阿特柔斯<sup>④</sup> 的儿子，成对的英豪，  
45 两架宝座，两支权杖，宙斯的赐物，  
王统的信靠，率领成千的战船征讨，  
阿耳吉维的武装，勇猛的将校。

① 即特洛伊，由伊洛斯创建。

② 特洛伊国王，赫克托耳的父亲。

③ 阿伽门农的兄弟，海伦的原配丈夫；在荷马史诗里，他是斯巴达国王。

④ 裴洛普斯之子，埃罗佩的丈夫。

- 他们的战斗呼号冲出心窝，  
像痛苦的飞鹰发出尖啸，  
50 为死去的雏鸟，远离枝巢，  
在高空打转旋摇，  
扑击翅膀，痛惜  
失去的幼小，它们的  
后代，失去护卫的辛劳。
- 55 然而，其时却有谁个听晓，某位神明，  
阿波罗，潘神<sup>①</sup>，或是宙斯，听知这些  
空中的客友，鹰鸟发出冗长的尖啸，  
送出复仇<sup>②</sup>，虽说迟了，  
对侵犯者进行惩报。
- 60 就这样，镇统一切的宙斯，客谊的佑保，  
派遣阿特柔斯之子，对阿勒克山德<sup>③</sup> 征讨。  
为了一个多夫的女人<sup>④</sup>，  
堆聚拼战的士兵，疲软他们的腿脚，  
使其膝盖跪倒，辗转
- 65 尘土，在冲杀中折断枪矛——  
无论是达奈人<sup>⑤</sup>，还是特洛伊兵壮——  
事态正在终结，

① 牧守和山野之神。

② 即复仇女神厄里纽斯(Erinues)，通常以群体出现，但本行中用了单数。复仇女神的另一个称谓是欧墨尼得斯(Eumenides)。另见第 463、645 和 749 行等处。

③ 或亚历克山德罗斯，即帕里斯，普里阿摩斯之子。据希腊神话，他曾访问斯巴达，“拐走”墨奈劳斯之妻海伦，由此引发了特洛伊战争。

④ 指海伦。

⑤ 即希腊人，荷马还称之为阿开亚人和阿耳吉维人。

循着既定的方向滚跑。

眼下,无论是畜肉的烧烤,

- 70 还是清凉的眼泪,泼洒的祭祷,  
都不能平慰神的愤怒,顽酷的怨愤难消。

然而,我们被远征的军队弃置后方,

早在聚众之时,只因年事已高,

苟延此地,依柱拐杖,

- 75 把孩童般的力气撑靠。  
年轻人的精壮在心房里  
跳跃,伴随增长的岁数释消,  
战神不再把他拥抱,  
垂暮的晚年,树叶枯槁,  
80 走路需用三条腿脚,  
不比孩童强壮,像  
白日的梦影,至为虚渺。

(克鲁泰墨丝特拉上)

不过,屯达柔斯<sup>①</sup>的女儿,克鲁泰墨丝特拉<sup>②</sup>,

我们的女王,发生了什么?

- 85 你有何事说告?  
可是听了什么报导,  
催使你令嘱此番祭犒? ——  
对所有的神灵,我们城市的

① 斯巴达国王,莱达的丈夫。

② 屯达柔斯和莱达的女儿。

- 敬褒，高居的，低行的，  
90 天上的，连同市场的规导，  
他们的祭坛装盛贡品，火光闪耀。  
熊熊的烈焰直指天穹，  
这里，那里，都在燃烧，  
顺从它的劝导，祭奠的  
95 油脂，纯净的脂膏，那是  
王者的封藏，从宫居的里屋取舀。  
告诉我等，倘若此事不妨，  
这是为何，以医治  
我心中的烦恼，  
100 时而掉入思绪的深谷，乌黑的地方，  
时而又腾起希望，明光闪烁，  
眼见纷飞的火焰，挡回绝顶的愁焦，  
那份悲痛，把我的心灵靡耗。

- 然而，我仍谙歌唱的技巧，赞颂辉煌，  
105 在王者行进的大道，承蒙神的恩典，  
把曲调吹入我的心窝，那是我的  
力量，与生命同在的说告：  
讲说阿开亚双位的王者，共有  
一个目标，统率赫拉斯<sup>①</sup>的青壮，  
110 全副武装，扛举枪矛，  
进兵丢克罗斯<sup>②</sup>的家乡，  
受飞翔的鸟迹示兆，

[前行 a

---

① 即希腊。

② 传说中的特洛伊国王。

- 鸟中的王者<sup>①</sup>，飞向船队的王者，  
 115 一只漆黑，另一只闪耀灰白的  
 银光，翱临宫殿，烁显在  
 握矛的右手，右手的上方，  
 形象清晰，所有的人们都能见到，  
 爪拏一只母兔，有孕，未生，肚子挺得高高，  
 120 正在最后挣扎，试图逃跑。  
 哦，悲歌痛苦，悲歌苦难——但愿终结将是善好。

- 其时，稳重的先知，我们军队的卜者，看出了 [回 转 a  
 两种不同的思考，活现在阿特柔斯之子的心窍，  
 知晓食兔的雄鹰即为兵士的牧者，成对嗜战的英豪，  
 125 故而释解兆示，开口说道：  
 “围城的部队，随着消逝的时光，  
 将荡扫普里阿摩斯的城堡——  
 在此之前，挨着墙垣，  
 命运的摧糜，以它的强暴，  
 130 会饕餮公众的牛群，尽食丰足的餐肴。  
 愿神明息怒，不致黑毁  
 我们的军旅，铁箍般的围包，  
 毁了我们的，先于拿下特洛伊城堡。  
 圣洁的阿耳忒弥丝<sup>②</sup> 怒火中烧，由怜悯催导，  
 135 怨恨父亲的属物，展翅的飞鸟，  
 暴啖未出生的雏仔，连同可怜的母亲，  
 那只灰兔，吓得浑身颤嗦。她感到

① 鹰是宙斯的属鸟，故而是鸟中之王，另参考第 48 行以下。

② 宙斯和莱托之女，狩猎和自然之神。另参考《折援女》676—677 和 1030。

呕心，对飞鹰的作为，把生灵当做佳肴。”

哦，悲歌痛苦，悲歌苦难——但愿终结将是善好。

140 “你，漂亮的女仙，善对

[附段

它们的弱小，尽管兽狮凶狠，

你同情每一种兽类的雏幼，它们的

父母在荒僻的野地里行走，生性残暴。

尽管并非不无歹恶，你喜欢

145 它们的长相，藏隐凶迹的面貌。

求告派安<sup>①</sup>，医者，我对你祈祷，

别让她招聚反向的风暴，

困阻达奈舰队，致使

150 长期抛锚，被迫按照

她<sup>②</sup>的意志，奉献另一份祭稿，

叛弃圣洁、不能品尝的食肴，

它将引发家族中的恨怨，

蚀弥妻子对丈夫的尊褒。

宫居里的惊恐，蛰伏的仇恶，不会释消，

母亲的恨疾，凶险的愿望，腾升

155 难以宽容的愤怒，血报孩子的折夭。”

这便是卡尔卡斯<sup>③</sup>的预言，连同许多吉利的说告，

卜释飞鸟的踪迹，显示王家命运的朕兆——

让我们满怀同情，

① 即阿波罗，阿耳忒弥丝的兄弟，亦司医护。

② 指阿耳忒弥丝。

③ 征战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的“随军”卜者。在《伊利亚特》第一卷里，他曾卜释阿波罗怒怨联军的原因。

悲歌痛苦，悲歌苦难——但愿终结将是善好。

- 160 宙斯，不管应该怎么呼叫，倘若 [前行 b]  
 此名使他高兴，我就这样祈祷，  
 我愿称他宙斯，冥思  
 苦想，找不出更好的称告，  
 穷竭我的思考——只有宙斯，  
 165 只有他才能清扫我的心房，  
 驱除这堆重负和无知的干扰。

- 忆想他的强健，古时的霸王<sup>①</sup>， [回转 b]  
 战神的体魄，骄横跋扈，  
 170 如今早被遗忘，不再有人说道。  
 他的儿子<sup>②</sup>，继他之后，亦被镇服，  
 成为古董，踪影飘渺。  
 欢呼宙斯的胜利，大胆开口，  
 175 此乃真理，你将不会出错。

- 宙斯引导凡人思考，定下这条 [前行 c]  
 规章：智慧来自痛苦的煎熬。  
 我们不能睡觉，悲苦的记忆，  
 点点滴滴，把睡眠驱跑；  
 180 我们苦苦挣扎，因之趋于成熟。  
 接受神的钟爱，略带强暴，

① 指宙斯的祖父乌拉诺斯(“天”)。

② 即宙斯的父亲克罗诺斯。以宙斯为代表的奥林波斯众神战胜老一辈的泰坦，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。古希腊神话以此象征理性战胜野蛮(或蛮力)。



来自他们的辉煌，  
身居令人惊畏的宝座。

- 那一天，统领阿开亚船队  
的王者，墨奈劳斯的兄胞， [回转 c]
- 185 听从卜言，不曾把先知责恼，  
俯首命运的转折，逆风的吹捣。  
其时，船橈停靠，粮草稀少，  
阿开亚兵众被饥困在奥利斯<sup>①</sup>  
的险礁，面对卡尔基斯，
- 190 在惊涛骇浪卷起的漩流中苦熬。

- 疾风从斯特鲁蒙<sup>②</sup> 刮扫，使 [前行 d]  
海船停泊，带来饥饿，凄楚的无聊，  
港湾里军心涣散，乱七八糟，
- 195 船体、缆绳，全都无人照料。  
随着时间的移逝，双倍的磨耗，  
滞留摧打阿耳戈斯的雄心，枯萎它的花朵。  
其时，顶着寒风的呼啸，  
先知的声音喊出又一副
- 200 医治的药膏：  
那番凄苦，阿耳忒弥丝的旨意<sup>③</sup>，赛比风暴，  
使阿特柔斯的儿子摔掷权杖，泪水注浇。

① 港口，位于波厄俄提亚沿岸。

② 位于斯拉凯。

③ 即要阿伽门农杀祭女儿伊菲格妮娅，作为致送顺风的条件。